“特殊”的工作让他对生命有了更多感悟，他说，能让逝者安详地离去，对我们火化师来说也是一种幸福。

走近“80后”火化师

◎本刊记者 李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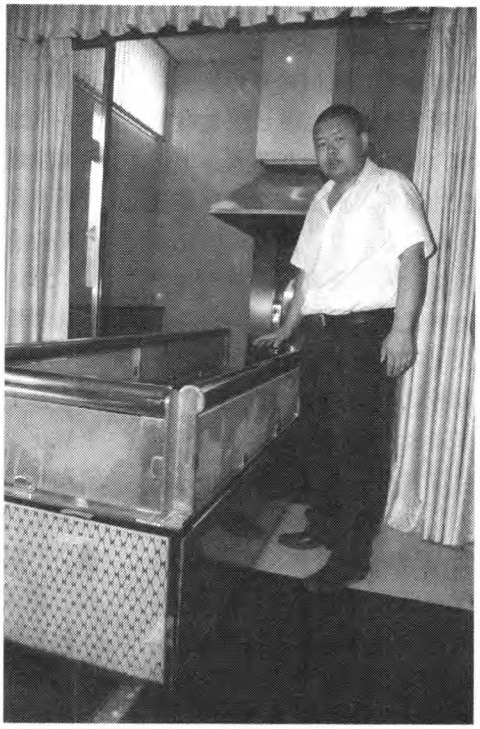
中国人讲究“死者为大”，有人甚至说，中国人是举世公认的最为死者操心的民族。但人们似乎对与伤痛、噩耗相连的殡葬行业却讳莫如深。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都有终点，殡仪馆是人生的最后一站，而遗体火化师则是逝者存世中最后一站中最后一程的服务者，责任尤其重大。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的火化室，近距离体验感受了火化师的酸甜苦辣。

一天、三个月与十年

6月12日，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

6点30分，火化室内的更衣间，朱怡然师傅换上蓝色条纹工作服、灰色防火材质长裤，一切准备就绪。不远处，遗体告别厅内外，不少表情凝重的人们早已陆续赶到。

6点35分，朱怡然来到火化操作室，里面8台普通火化炉除了一台正在检修外，其余都可以作业。看到遗体还没送来，朱怡然马上抓紧时间打扫炉前炉后的卫生。其实，前一天值班的同事已经打扫过，他还要再清扫、擦拭一遍。我很疑惑，他告诉我：“这里是逝者人生最后一站，要给他们创造干净整洁的环境，不能马虎”。



6点40分，朱怡然照例开始“空炉运行”。所谓“空炉运行”，是指在没有遗体的情况下，测试一下炉内各个系统运行是否正常，以确保火化期间设备不发生丝毫纰漏。

6点42分，安放遗体的棺柩送到火化操作室。朱怡然使用电脑设备，应用条形码技术仔细核对逝者身份。确认无误后，他按动火化设备的电子按钮，火化炉的电子门缓缓打开，随着机器转动的声音，炉内的“双向运尸车”也慢慢伸了出来。朱怡然和同事把棺柩轻轻抬到“双向运尸车”的炕面上，随后，“双向运尸车”缓缓将灵柩送入火化炉内。紧接着朱怡然快步走到设有控制炉内火力、风力、炉压等的工作台前。他按下几个按钮，火化开始。

朱怡然不时打开火化炉的观察口，观察遗体的燃烧情况，并根据情况及时调整炉压，控制油量、风量和温度。工作间隙，朱怡然告诉记者：“炉内温度一般保持在上千度。”记者试着把头伸向观察口看遗体的变化，不过几分钟，就已是满头大汗。在炉体高温烘烤下，此时的操作间的环境温度已经超过了正常人体温度——高达40℃以

万方数据

上，炉前操作温度更是达到五六十摄氏度。朱怡然穿着全套的工作服，带着手套、防护眼镜忙碌在炉前，汗水顺着他的脸颊、脊背不停地往下流淌。在朱怡然身体靠近观察孔时，胸前的衣服瞬间干了，后背的衣服却还湿漉漉地粘在身上。

大约用了半个多小时，火化结束后，朱怡然等骨灰的温度降下来，迅速将已火化好的洁白、干净的骨灰装入一个红色的布袋。而这个布袋将被送入骨灰发放室，由专门的工作人员放入骨灰盒内，整个过程连贯紧凑。

一直到中午1点，朱怡然和他的同事们共送走了40多位逝者。此时，朱怡然的工作服早都湿在了身上。对待每一具火化的遗体，朱怡然都一丝不苟，严格按照火化流程操作，让每一位逝者都有尊严地离去。他说："家属把亲人送到这里，我们能交还家属的只有那捧灰，所以必须对骨灰负责任。"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工作节奏对朱怡然和他的同事们来说，早已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八宝山殡仪馆共有16台火化炉（其中一台在检修）、16个一线火化师，两个人一个班，一共8个班，以8天为周期轮休，3个月才能赶上一回和家人一起过周末。而朱怡然工作的十年来，已经4年没和家人一起过除夕了。"中国人讲究不把不好的事情带入下一年，所以，大年三十那天，业务会很多。最多时候80多具。"朱怡然介绍说。

我没有"从犯恶心到平常心"的过程

朱怡然，1981年生人，典型的北京"80后"。热情、直率是记者接触他后的第一印象。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一些传闻中，火化师为克服恐惧而变得敏感、不会乐等的影子。当记者表示出疑惑后，朱怡然呵呵笑着告诉记者："这都源于八宝山有个好传统。"

2001年，朱怡然从北京市司法学校毕业。2002年，他在报纸上看到八宝山招工，就一个人去报了名。他说就是觉得这个职业稳定，而且"听说待遇不错"。对此，父母没有多说什么，只表示："你自己想好了，毕竟选一个职业，你是要干一辈子的。"慎重思考后，朱怡然还是认定了殡葬这个行业。

刚入职时，朱怡然对殡仪馆的各个工种完全是两眼一抹黑。好在，领导没有强行指派，而是不厌其烦地带着他到各个服务岗位转，一边给他介绍，一边征求他的意见。对此，他有自己的思路——引导员往往是吃青春饭，司机的技术可替代性也很强，火化师是技术工种，尤其是高级火化师可谓屈指可数，八宝山殡仪馆目前也只有两位。最终，朱怡然选择了火化师的岗位。

朱怡然的眼光不错，但他没料到，火化师的岗位可以说是要求最为全面的一线岗位。从外出接遗体、办理火化相关手续，引导服务到遗体火化、设备检修……火化师都得了解和掌握。

为了成为一名技艺精湛的全能火化师，2003年，朱怡然拜殡仪馆资深火化师、火化室主任张磊为师，开始全面学习相关知识和经验。"'传帮带'是八宝山殡仪馆的老传统了。比如老师傅会避免一上来就给新人看特别可怕的场景或特别难处理的遗体。因为一旦恐惧了，你就没办法做这项工作了。所以，我没有其他地方火化师那种'从恶心到平常心'的过程。"朱怡然自豪地说。

也许正是这种良好的工作环境，让朱怡然对这个枯燥工作充满了热爱。他表示："10年了，送走的逝者怎么也有万人了，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我可能早就放弃了。"火化室书记杜如意也告诉记者："火化师这个行业有一段时间很受歧视。八宝山也曾10年招不到合适的人才，人才出现断档。在这拨年轻人里，朱怡然早已是火化室的主力员工了。"

用行动赢得理解和尊重

近年来，关于殡葬暴利的说法屡见于媒体。老百姓聊起殡葬的话题，也总绕不开"暴利"一词。这让朱怡然感到难以释怀，他表示："殡葬行业目前确实存在许多不够完善和需要规范的地方。尤其是一些不法

万方数据

商人和黑中介诱导、坑害消费者，比如：冒充八宝山殡仪馆的揽活、给消费者提供假冒伪劣产品等等，让一些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工作的殡葬职工也跟着一起背黑锅。据我了解，目前，国内殡仪馆火化这一块业务，大都属于国家补贴的状态。”

一些逝者家属对殡葬业的不理解，也往往让朱怡然和同事们哭笑不得。比如：严重肝腹水患者的遗体，燃烧后遗体中间部分消失，个别家属甚至怀疑是遗体被做了手脚。朱怡然介绍：“这类个案火化其实相当危险，由于遗体腹内的水在燃烧中会流出，进而产生大量水蒸气，如果不及时处理，会造成炉内负压过大，炉火瞬间被扑灭。但同时，由于雾化柴油的喷射以及自动点火设施并未停止工作，一旦水蒸气挥发完毕，炉内会瞬间像煤气罐一样爆燃。但一般情况下，火化师无法提前知道逝者死因，这对火化师的经验和细致是个考验。至于对遗体动手脚则完全是谣言。”

为应对各种谣言，以及满足家属目送死者“最后一程”的愿望，八宝山殡仪馆从2007年就开始提供“直观火化”服务，就是在火化炉前增设家属区和操作区，并在两个区域中间设置透明玻璃隔断门，遗体进入火化炉内以及火化结束的过程，家属可以隔着玻璃观看，距离逝者只有一米多。亲属如果提出要求，可以在工作人员指导下亲自捡取亲人骨灰。殡仪馆方面还在家属区放置沙发座椅，提供饮水、保险柜，并常备药箱提供急救措施。面对隔断门前痛哭流涕的家属，朱怡然总会上前安慰道：“请放心，我会送逝者走好最后一程。”

但即便如此，个别家属的一些情绪化做法，还是让朱怡然有些无奈。比如，有的家属在遗体火化前，把一瓶二锅头酒放在了逝者身边，要求一起火化。火化师会耐心劝阻。火化室的老职工周宝明告诉记者：“不过，总体来看，遗体火化服务透明化和人性化还是为我们赢得了百姓更多的信任和理解。”在朱怡然看来，如果说目前殡葬工作者还尚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殡葬工作者自身。

朱怡然记得有一次，一位台湾同胞在亲属遗体火化完成后，对他的服务非常满意，多次把“白包”塞到他手中，均被拒绝，甚至情急之下，他居然下跪并表示“这是我们当地的规矩”。但朱怡然仍是婉言谢绝，他说：“感谢！但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岂料，这位台胞趁人不备，将“白包”放到火化室，转身就走。发现后，朱怡然追到骨灰领取处，将“白包”交给同事代为退还。这件事让朱怡然对工作有了更多的信心，他说：“能让逝者安详地离去，不仅是对家属，对我们火化师来说，也是一种幸福。”

珍惜身边的小小幸福

所谓少年不知愁滋味，年轻人有着太多的憧憬和干劲，似乎无暇顾及一些沉重的事情。但作为“80后”的朱怡然，每天却不得不面对着死亡、分离。就像日本电影《入殓师》中，失业大提琴师大悟因广告误导，成为专门将逝者送往极乐世界的遗体整容师，在死亡面前领悟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朱怡然对于生命、生活也有自己的见解：“在外人看来，火化师天天面对人生的最后一刻，心态一定会很沉重。其实不然，这份工作让我们凡事都看得很开，不会计较太多。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谁都无法左右，积极乐观地投入到工作中，生活才会更加充实多彩。我们比许多人更加懂得珍惜生命、热爱生活。”

现在，朱怡然每天最大的精神寄托就是晚上陪刚刚4岁的儿子睡觉。“孩子8点睡觉，我第二天要早起，也一般8点多睡，所以可以陪儿子。”谈到儿子，朱怡然一脸的幸福。此外，朱怡然还是八宝山殡仪馆乐团的吉他手，生活在他眼里仍然丰富多彩。

对于未来，朱怡然表示，最大的希望就是为逝者送好最后一程。他总是说：“人天天面临生离死别，就会懂得要凭良心办事，懂得惜福。包括珍惜你身边的一切，也包括帮助每一位逝者安详地离去。”□ 编辑 崔欣

万方数据